



眞繫

ル 5
3254
17



凡 5
3254
17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一冊

山海經 水經注

駱賓王 唐行軍司馬

破諾沒弄等露布 破蒙賧露布

韋 臯 唐西川節度使

同南詔破吐番露布

樊 綽 唐安南判官 牛 叢 唐西川節度使

藝文目錄

昭和十一年
六月廿一日

奏上蠻書序

復南詔坦綽書

高駢

唐西川節度使

回雲南牒

胡曾代高駢再回雲南牒

失名

西南備邊錄序

序中于李德裕徐雲虔俱稱臣其出自唐人無疑按字下似宋元評書語

范祖禹

宋丞相

高駢破南詔論

程文海

元學士

平雲南碑

李源道

元學士

重修崇聖寺碑

陳天祥

元尚書

論征西南夷章

郭松年

元巡行使

大理行記

虞集

元學士

大理事略序

楊材照

元宣慰使

寶興寺碑

閻邱均 唐刺史

王仁求碑

劉球 明修撰江西安福人

諫伐麓川疏

詹英 河西縣訓導貴州普安人

征麓川狀略

何孟春 巡撫湖廣郴州人

復永昌府治疏

鄧漢 巡按江西新城人

請巡撫兼治東川疏

毛堪 巡按江南吳縣人

議恤錄名臣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山海經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蕃茆鳥葵也蕃青蕃似莎而

大茆順兩音 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茈草一名茈葵中染紫也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河水出焉音耳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

碧

水經注

藝文

真經八之二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泂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

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髦牛

漢志作旄牛

道南流入於若

水又逕越嶲大茆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髦牛道至大茆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茆夸也汶山曰茆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茆皆夸種也

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

本注字下有之字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茆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人謂之河河中有越嶲山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以爲越雋郡治邛都縣
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雋也縣故邛都國
也越雋水卽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
熱其源可燂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驥敗李流於溫
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
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
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胎銅謂銅璞也以羊祀之則可取也
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
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土南夸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

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水出
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
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夸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夸人不
敢往牧貪水出焉蜻蛉水又東注於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
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日小會無故
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
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
注之水出建甯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卽草以立名山在
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

多誤食鳥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李奇

云牧靡卽并麻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繩水又逕越

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而東

流注馬湖江也

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一本作在縣西南縣以氏焉犍爲

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

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館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

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

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

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

有行者晉明帝大甯二年李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甯州刺

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於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

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恰裂

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郡宋本漢明帝永平

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漢

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

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為作人華陽國志山高

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

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

與類水合水出舊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

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

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支蛇

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瘴氣時宋本惡

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東

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

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

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為

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

右馬步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

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

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

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

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

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犍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

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槽谿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橐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枉呼尹康降賈子老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阪其艱險如此也

看都二語未詳

華陽國志云康降賈子左擔七里按康降屯名也華陽志云建甯郡治故康降都督屯也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又東北至棘道縣入於江

若水至棘道縣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人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棘道入江正是異水泐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

以當之水有孝子石西

宋本作昔

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

給江裔水天為出平石至江裔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

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為母汲江裔水供給天為出平石生江中

淹水出越嚮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蜻蛉縣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

神馬影影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故左太沖

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弔鳥山眾鳥千百為羣共會鳴呼啁晰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然火而取之其無噍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

取也俗傳鳳皇死於此山故眾鳥來弔因名曰弔鳥

郭義恭廣志作

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死地李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鳳皇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處鍾而為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臺

後漢書作沙壹

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

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托之

後漢

書作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及長諸兄

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妻遂因孽育皆畫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崩民後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粟遣兵乘革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夸鹿芟注云箒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箒以當船也鹿崩民弱小將為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為逆流波涌二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崩鹿崩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日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微自古有之今此攻鹿崩輒被天誅

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道詣越儒奉

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徽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為永平郡永平

當作永昌漢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郡治不韋縣蓋秦始

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

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

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

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為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藏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

連然雙柏縣也秦臧漢志作秦臧漢作僕榆水自澤又東北

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

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泱流潰其阿汨若湯

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

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

盤町山盤町當作監町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東逕梁

水郡北梁水當作卑水漢地志越嶲有卑水縣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

丈甚有瘴氣朱哀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

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泠出賁古繫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

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

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為神捷也盤水

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多生叩竹桄榔樹樹出麪而夸人

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叩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博物志云

名桄榔皮裏出屑如麪用作餅餌謂之桄榔麪魏王花木志

曰桄榔出與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麪百斛異

物志云桄榔木外皮有毛似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入南中

戰於盤中宋本作盤東是也

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

馬援言從麋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
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二千里
榆水又東南絕温水而東南注於交阯

温水出牂牁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為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温水自
縣西北流逕談臺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
山晉地道記曰同瀨縣有同虜山東逕臺一作談藁縣右注温水温水又西逕昆
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
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甯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

悉是木耳耳夸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華陽國志夸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

耳環鐵裏金雖曰山居士差平和而無瘴毒温水又西南逕滇池

於當作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池

一作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下流淺言宋本作長老傳言無下流淺三字池中

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甯

州刺史費統言晉甯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

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城劉禪建甯郡治也

温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漢地理志益州有葉榆縣温水又東南

逕牂牁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甯郡橋水注之水上

承俞亢一作元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
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
縣並在洲中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於温温水又東南與古郡
之母撥縣東王莽更名有撥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
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與俞元縣而專南逕興古之勝休
縣王莽更名勝楚縣梁水又東逕毋撥縣左注橋水橋水又
東注於温温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牁
置興古治宛温縣漢志牂牁郡有宛漏縣温疑誤晉書地道記治此温水又
東南逕梁水郡南温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

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温東南

一作温水又東南

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

按山海經所紀洱水現有可指餘則當以意會而道里方位
不大相遠水經注終有錯簡蓋榆水不合盤江温水不逕俞
元也温水即瀘洛水即瀾滄若水即金沙合各繫中之水道
以証之則滇南山川若指上羅紋矣戊辰立秋後五日老灌
夫師範記于望江縣署之抱甕軒

唐駱賓王姚州道破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

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
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擒者就日然則陳弧矢
以威天下法雷霆而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
矣王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
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嬀以握圖居紫微而正象元功
不宰混大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仁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
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
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僂耳之酋奉正
朔而請吏逆賊蒙臉和舍等浮竹遺嗣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

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袵而被
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輒敢亂我天常
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騷亂邊疆寇攘州郡
用是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
二十一日軍次三朶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羌傍山
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衆此山卽南郡中之巨防也岡巒千里
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聳喬林而插月陰靈
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
懸車駝據臨岱之形乘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蝟起蜂飛驅雜種

以挺災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制敵以權
柔遠者理或存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必在於干戈於是
廣播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陬無負
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白馬之盟地接冉駝詞屢殫於諭蜀
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甯遠將軍前守
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
騎尉并涇縣開國男劉元暎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
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
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

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
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
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
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距轍當輪縱蚊蚋
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略遠
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彎弧而
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
扶傷猶致析骸之爨二十一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
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

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歎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撻金鉦而直道元雲結陣影密西郊赤鞮揮鋒氣衝南斗颺塵埃而

匝地白日爲之晝昏埽氛祲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膏而爲泉似變萇宏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旣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按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才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翼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潰春

冰滅跡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
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
門蒙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
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
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微以臨
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蓋皇威遠暢廟略遐
宣奉元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
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駱賓王破蒙賧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
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迴交趾枕銅柱以爲鄰俗帶白狼
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
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作中原之患年將千禩
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愈煽故三年疲衆徒聞定
筭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
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綱以勝殘
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螭載玉拓
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瑞於丹

陵蒼綠昇壇薦正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
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
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圍祥麟樂
班文於先卉女牀鳴鳳咏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豐
林萬里纔疏苑圍之基層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
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賚蠶茲蠻貊敢亂天常橫
赤標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仞巖邑千重望秦阜以相
傾峭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
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

玉弩垂芒涵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
謬以散材忝專分闡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遲夜
郎以礪劍雲開雋穴旆轉邛山峻坂九折之危盡忘襟帶滇池
漏江之固曾失藩籬惟逆賊設蒙險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
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雞竟無心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
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刑宏聖澤
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感愠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
扣轅門而頓顙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逾肆九頭
之暴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儋耳椎髻之徒千里霧合鑿齒雕題

之孽一呼雲屯壘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
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
據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聲若
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
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
騎乘其馬軍遣雋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
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
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指掃雲陣
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士酋識天

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後
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
日暗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
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臆自
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層峯更切守陣之哭積負顛於重
阜殆成京觀之封唯賊帥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敵之心猶率
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稽四溟爲之
變色副總管某某者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臨
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

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舉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
深入困獸猶鬪如戰廩君之魂窮烏尚飛似驚杜宇之魄斬甲
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屍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
灑途視丹微而不遠首領和舍等竝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
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惟蒙賧脫身挺險負命窮山顧巢穴
而靡依逃晷漏其何幾况妖徒革面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
舟中皆爲敵國瞻言梟首指日爲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
更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如歸似入新豐
之市然後班師遜水振旅禺山建鴻業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

庶荒陬襲中邦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堯兆皇基於千
歲蠻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
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竝元謀廣運
妙略退羣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環
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謁藁街而獻捷大
帝成規闡杖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
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聞
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韋臯破吐蕃露布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臯等言臣聞兵應者勝義者王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轅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鳳翔虜河源武節愴虜月骨率甯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宜昭義問救甯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臯鴟銷祲沴稟仰太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坊各修貢職條枝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蹶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

盜河湟帥蝥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塏敢於深入鑿蹕至於親屯攔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汗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閭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祗金之旤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康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角之勢彼旣失鐵橋之險我遂克莪和之鄂盍竄匿於龍荒復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陣隍修戈矛與同讎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甯

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較暨東川貔虎之師烏
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
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潁之半策勳北陸之初盪平七城
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
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
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
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甌脫免
犇谷靜山空自就焉耆之僂區殫域滅汜聞智盛之降斯皆廟
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日

中之賊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
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謁候坐收
西極之舊封紫薇殿受俘重覩崑邱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
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樊綽奏進蠻書序

臣伏查數年之間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郵傳
殘薄兼緣安南于大中年間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尙
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
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

一十四口并陷蠻陬臣夙夜憂憶本使蔡襲行坐痛心切以蠻賊尙據安南今江源并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既陷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與發遣并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又黔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事案若字有訛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原刻牛叢責南詔書已見典故中庚午八月補此

牛叢復報南詔坦綽書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受方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風變濁穢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

始務含容不虞搪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况乃毗橋喪師沱江
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螳螂之臂
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乃云假道昔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
外蠻貊以雍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因其褻瀆示彼誠懲
况天設尊卑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卑不犯尊豈有興動蠻師甲
兵侵凌天子藩屏是必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
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
入鑄柱之境必不七擒七縱卽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何
及坦綽今旣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鬪戈甲
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卽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千人
送書竝已囚繫候於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鄮龍段首遷二人
特此報書

高駢回雲南牒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煦萬
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水西屈流沙北通陰山南抵
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賚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
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齷齪蹄涔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

且以螻蛄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燦霄雲南
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
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言
既知大恩合報忽窮兵再犯朗甯重陷交趾兩俘邛蜀一劫黔
巫城池皆爲灰燼土庶盡爲幽冤轉恣胸襟罔知悛革吞越雋
之舊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趾都護不閑
理兵朗甯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
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勦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陷沒如乾
鎮疋馬不回羅和一空嘉甯俱盡贊衛段酋遷斬首騎將麻光

亮亡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沈白衣沒命之衆如
赤日消冰殺朱弩佞苴之軍若紅爐焰雪諾眉就戮思縉自裁
董譯龍之恟惶范昵些之窘沮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
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隙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
如順坂之走丸收復城池埽殄妖孽仗睿謀之果斷資神術而
追擒掩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洞知
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
疑阻直擬誅鋤前詔王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
繼來侵欺大國災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置詔

海東
國先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驥妻言是沒落杜驥守職本
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
令返國杜驥蚤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
萬甲馬五千豈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
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勳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驥官銜
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室疎宗天支遠派而已李氏竝詔國
木夾竝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胡曾代高駢回雲南牒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獎飾過
多欣慰何極實以仁同邊鎮纔到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悉
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認苴咩尚呼南詔之佳名當見大朝
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雕
題屈膝缺舌折腰卉服來庭毳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
韜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
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
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批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繫使
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讐吞噬我朗甯虔劉我交阯取
我越雋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

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况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部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

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乃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堅以六十萬精兵寇于東晉謝元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王杖箠于岐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川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刳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斷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

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
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哉及微子去比
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
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之宵衣旰食肩堯踵
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
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
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恃宇宙一家
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
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

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方崇詩
書任賢哲卑宮室卹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
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
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均徵斂無度竭民生之財產爲巡幸之資
糧虎噬羣賢孫蒸庶母浮沈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
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
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
宰輔倚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天下
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僕雖擁絳紗素駝黃

石旣探師律亦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
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卽須訓戎
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
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味見幾而作但守
昇平之元規雖分帝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
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
苦與之均義等填箠情猶瓜葛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
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旣識三略便
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况彼國自長慶以來騷

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鰥人之夫焚人之廬舍
使人暴露窮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
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抱雞搏狸不繇人教乳犬敵虎自是
物情旣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
車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
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
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
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
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爛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
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
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
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
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
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
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
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
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翻效莽堅之覆車交阻喪亡可

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
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
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北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
難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旣彼傲
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
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雋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
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已具前緘奉聞臣
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西南備邊錄序

真繁

八之二

藝文

七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
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剋不剛蠡賊內訌蛇豕
薦食表撐裏拓猶懼侵軼未陰網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
并謀合智料敵勢扼地險計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卽十三卷之
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
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其謀難朔方旣城薄伐于西
文王其勤也獫狁旣攘鞠旅于南宣王之武也鉞芒瀉氣螳穴
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
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

有錄誤于天寶九州別錄上于貞元禦夷新錄奏于元和元振
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詳已然之
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柳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
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揚北糜突
厥東瞻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夷開
釁河隴失險締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
垠我圉孔棘有守曰臯鑿青谿道要結蠻好捨鹿效順纂集事
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戎膽雖讐蠻禍始萌徑入成
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日旰食矣疇咨良翰矯失刷恥爰命德

滇繫
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餽靡不察乃立
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
器械靡不飭大渡孰制城以伏羲榮經孰控城以禦侮西山孰
阨城以柔遠復叩嶮關徙越舊治而蠻之齒寒怛謀納款維州
歸壁而夷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
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故實外夷情
狀臚分縷析燦如指掌矧立陣壘成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
卷而第四卷序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六禩迨會昌中秉

國之均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
敵孔熾而霆雷之匪碩畫沈幾曷克臻茲藏之禁嚴副在邊瑣
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稍憂好暇懷燕安之毒玩鷲擊
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埒矣厲階之梗惟蠻爲甚餽糠及米
繇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
闡以南詔錄三卷獻于朝吁德裕之錄以蜀備蠻藩籬之寇也
雲虔之錄以邕備蠻則闖然入戶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
翅銖石之差與據往鑿新不可不誌患於微眇也易之蹇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

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
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宋范祖禹高駢破南詔論

蠻彝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
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征役皆知必
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伐閩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
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
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
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

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
是唐太宗欲討馬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
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由是以後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
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
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
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彝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
之亡蠻彝常爲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
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彝三年乃克言用兵之

滇黔
三
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元程文海平雲南碑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乃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

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倚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太祥於姚州俘斬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台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彝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

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
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
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
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
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
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
臣程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恆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
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

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
古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
而招來綏緝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
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
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
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彝天下爲之
騷動蜀民咨怨諭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
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
世猶頌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灑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

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黠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
之夫各有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奕
奕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
與皆賴之嗚呼盛哉臣事先皇帝早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
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於皇維
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嶮風霆流
行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鷲繫誰之
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滿被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
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黠蒼蒼禹跡堯牆并鉞參

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李源道重修崇聖寺碑記

大素彫而皇極立太陽昇而燿火息聖人作而海宇一也昔世
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仁聖之姿貴介之弟肅振天威奮揚
神武大舉六師總征雲南一鼓而出蕭關再駕而克大理惟大
理西南彝之巨防段氏國之餘三百年天戈一舉望風底定而
居民安堵不知有兵段氏族屬皆在保宥使永其世祀巍巍乎
神武不殺之仁振古蔑以加矣段氏感被世祖好生之德於是
發願大建佛宇以祝延皇元萬世靈長之祚也崇聖寺在黠蒼

滇繫
山下蒙氏之所創也寺院災段氏武定公實出已財繕治莊嚴
經像殿廡奩然復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輝巨麗與山埒住持僧
曰覺性亦兩被璽書寺益顯矣予自翰林國史出參滇省段隆
遣介走書請曰昔者清獻趙公知杭以龍山妙因院爲錢氏表
忠觀文忠蘇公作碑以紀之我先人臣屬天朝勤勞王家建崇
聖佛利思報國恩敢請太史之文如錢氏故事刻先世功德於
寺以垂示方來予按吳越國錢俶三世歷八十一年以十三州
之地歸命於宋未聞有宣力之功也段氏以三百年萬里之士
納款於朝厥祖興智奉命四征不庭深入邕廣日南之區而死

於事中統初武定公入覲上嘉之錫以金虎符俾領舊土公受
命以來益自奮勵撫綏蠻彝獎練士卒攻善闡下拓城克新興
取尋甸挫舍利畏三十萬師於滇海之上破釋多羅十餘萬衆
於洱水之濱有制褒之曰段實款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
之典以彰同視之仁大哉王言以見公之忠勳簡知於上當不
在錢氏下及隆繼參大政七覲闕庭賞賚無算褒大推崇生榮
死哀以裕厥家諸孫之爲方伯連帥者又十數人嗚呼國家所
以待段氏者可謂渥矣而段氏所以思報國恩者將安取衷耶
嘗試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法天地以行其道而運不息

之機猶乏雨露不擇地而墜庶類蒙之以生植夫何嘗責報於人哉然人蒙厚施而思有以報之亦理之常無足怪者爲段氏之子孫者無他焉在乎遷善遠惡無羞爾祖厲爾民以悲願愍生靈以忠勤報國家如斯而已矣夫如是天且佑之而况於佛乎天人相感將見被爾休風介爾冥福不特若子若孫克承其世祀將一方生民咸躋仁壽之域矣

陳天祥論征西南夷章

兵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亦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惟能不得已而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不得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

歲行省左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不得已而不得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士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之兵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南湖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

十餘萬且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救數千里中何事
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途
之米自此以後又當何如比聞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
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
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
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
蠻旣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隘以老我師或進不得
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匹將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
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阯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

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
期止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擾
害捐弃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
人心旣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速
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知未須
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
國綏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

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矣民
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伍恩以
柔其心留兵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
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詳審成
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屯聚者皆烏合之
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
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
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

成若復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
也

按陳天祥當元初政績甚多其疏論盧世榮之奸遂伏誅可
謂功在社稷矣此章上而不報竟謝病去年八十卒諡文忠
前志芟節此疏太略今從本傳鈔出治安南夷者與明劉球
之疏詹英之狀惕然讀而往復之可也

郭松年大理府行記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厯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甯鎮
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

雌嶺卽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源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光如鏡可鑒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困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祥雲之南因改今名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野湖西官道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禾麥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

故曰白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卽趙賧也山行四周回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漑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禱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氏昭成王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澄城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家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影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楣號石馬橋爲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之所築也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

陳者乃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土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紀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撰文其碑今在卽唐代宗大厯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羊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

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臉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
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歎哉豈非在
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
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
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及冠
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
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
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
河竇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

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昭著派爲十八溪懸流飛瀑
瀉於羣峯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晻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
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部淳瀆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
濤二關之間周回百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臯之奇浩蕩汪洋
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
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
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
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
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
義乃歸中峯之南有五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凡諸寺宇皆有
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
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
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
烟靜境花木禪房水瀾瀾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
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
千里皆莫若此也

虞集大理事略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伐而取之守
者勿能定旣卽位莫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沿俗而
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
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
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
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起事造孽以毒害
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
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
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

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密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誌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之形勢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奸滑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賄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咸悅李知古以重賦僇戶張虔陀以淫

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上尚有所覽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楊才照興寶寺碑銘

蓋聞率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鈞之上體至虛之宅無毒無門運不隅之方向自何執出入五物誰測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之數知太始者由之揆務佐成物者宗之致能形象分而變化斯彰動靜常而剛柔乃斷元疑易簡之理昭升久大之功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說自有適有難保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無况於

風浪之起聖寂起虛元覽大覺忽目隨眠澄心墮體弗諼四誓
之言永矢大千之化觀淨性於日種孰類鄒人驗白髮於脇生
豈匹虹渚昭四門之遠誠忻厭馳而交懷甘六成之幽求苦樂
審其非道述求舊於遠證之式濟維新於所化之生發神足於
道場吉祥暫鋪草坐入慈定於樹下波旬立惕興尸光縱混園
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窟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摧我
人指恒河以明生滅大教旁取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沙輪妙演
於三時不言而自治相忘照之極耀幽蔀圓靈動帝聲之大音
百曠俱折遂使九十六種貫魚而聽命二十六品拔茹以成羣

闡微座而開大徑頌寶藏而振諸方莫不十度成敘六趣捐開
束名實者息肩於元圃尚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來舍衛鷲子
奉命于祇園暫上天宮優王遂興于檀像卽穢土以闢淨刹寄
有相以述真常欲使作三界之歸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恍惚
無得而稱焉蓋此寺者大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創也年鍾
建極公佐兵機稅蜀衝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
內則翼扇真風心忘於法卜茲勝地矧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
圯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國明公高大明祖定遠將軍
高明清考牧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之長子也積剛柔之粹

德鍾嶽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澄波之千頃風神絕俗挺巨嶽
之萬尋率匡救於明朝善彌縫於霸業降德惟忻邁種披恩未
殫及人戰則如神鄙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載
忻四豪功高五霸踰城光數當再索慶襲餘芳天質自殊龍章
特異夙蘊風雲之氣早實仁義之懷和順內凝英華外發器箴
識環之歲蘭桂有芬志高還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無失忠節
更堅龍行而異虺吞聲鴟視而羣翔斂翮難不讓於歷試位則
退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里之命奉旨則仁聲已洽下
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歌來甦而滿路逸民傲吏輟考槃以

登朝乃煦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訟設庭燎以思賢振
平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勗君子民識廉恥咸習管子之風家
足農桑旁盡子孟軻之志緝理之暇澡德元源恨不手布黃金幸
齊肩于善施日用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慟
斯藍之煽燬遂乃俟子來之衆鳩心競之工妙啟新模式仍舊
貫上棟下宇遂合大壯之宜矢棘翬飛崛起斯干之勢窮山水
之幽致溢煙霞之佳趣西則松風發夕驚聞苦空之音南則江
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
盼釣鰲之客一一美麗事事新奇盛矣哉華州之佳境也夫作

而不紀非盛德焉乃揖儒風粗陳風烈其詞曰率性曰道妙物
稱神混成天地獨化陶鈞形象乃分剛柔斯判幽明迭興生死
相換幻夢勿固風浪非常至寂豈默元覽獨章四積弗緩八相
斯暇端景固天微嚙衛社四門昭戒六載幽求道成樹下法演
鷲頭鷲子標藍填主刻像三界歸依羣生瞻仰傳哉此寺肇自
楊公心忘於法事竭於忠荆此德基忽過煽燬不絕人望挺生
公子明祖靜城顯考廷邊積善餘慶托嗣家延委事天倫敬而
無失恭履秋霜反垂冬日難則歷試位乃居謙擢以百里德化
清廉政理之餘留心喜捨想布黃金思題白馬乃仍舊貫式建

仁祠於斯盡制大壯德宜元功既擬真珉可紀共彼天長盡善
盡美

唐閩邱均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銘

夫神有所服謂之威名有所宗謂之德威無大者則不能以尊
服德非厚者則不能以獨宗是故靈鳳騰絕於雲氣附從衆鳥
猛虎耽踞於山林震恐百獸豈其綵飾毛羽以表嘉類之殊磨
利爪牙以取羣雄之勢蓋才力所素出苞象所自全固其然也
抑聞赭汗明珠多役於西域異物奇玩必致於南州期於服用
法駕充光內府千金是資萬乘爲器者何必顧池隍而先貴黜

幽荒而靡錄哉君諱仁求安甯郡人也其胄出於太原因遷播
而在焉十有餘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著顯之美稱高汾晉若
忠節義氣克纘於家風佐代經時歷書於史筆被知今古無及
其詳昔有夏之衰棄稷不務至乎不甯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
之間莫大於先君之業守以敦篤奉以忠信繼世其德不忝前
人擬之其倫庶以匹合清懿有矚所居必聞而太伯逃吳文身
之風既習少卿降虜龜幙之化無違夫豈厭好典文甘心樸野
事有興逸安石恆高其宜時或可從愛禮必同其欲祖漏隋別
駕幹具英爽風理軒邁鷹揚雄於顯代驥足整於長途轉隋大

都督身曰律度材者梓漆劉宏望賢於十部陶侃榮重於八州
君遇行運之秀德膺鬼神之靈會道與其貌天亶乃聰明月在
懷璫霄溢目謂海蓋廣宏量淳澹而愈深謂山蓋高巖谷隆邈
而難仰智則有達明則能通推可而斯行擇善而後動不事於
所欲不爲於所求和說所以久持貞果所以立斷倫敘多其信
行州里高其義聲大略觀書知風聽樂擊劍盡騰後之術操弓
過飲羽之妙可以往視爾事匡飭汝邦故王制輔成以備貢賦
至於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君有運理羣物之
才懷嘉保邊裔之略無待累次宜綜藩條出身使持節河東州

諸軍事河東州刺史加上護軍由乎大翼負風凌天池以絕奮
巨鱗激水期孟豬而一宿乃若訓以生聚之方開其資財之道
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
力役齊平教化清淨通其變使人不倦愛其費使人以時賞及
馬牛恩肥土域庶心咸服異俗爭歸雖未能大革情性均之雅
俗然其一變風聲稱爲賢吏矣初以將來寵於大國以和其民
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自前漢六代來外
事四夷開夜郎之道綏哀牢之通凡屬分置風化率流旣處於
僻界荒垂不能爲中國輕重時復廢棄但云羈縻君以地形平

衍生殖豐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縣以庶畜在乎唐運實効其
勤孰與使者唐家疆略南地轉粟深於驚恐發卒至於殘傷可
同日論哉貪戾君長負遠放命災我城邑迺我平人陽瓜州刺
史蒙賧實始其亂咸亨之歲犬羊大擾梟將失律元兇莫懲君
武則虓鬪義以憤惋擐犀衣以奮擊驅虎旅而先登滅其猖狂
之種殲厥逋誅之帥遐垠是賴到於今而克甯勳在王室藏於
盟府則侯子綺吾破虜截級中國蒙其惠帝王勞其身曾何足
尚嚴遵所謂周密無形爲計謀主堅強不變爲國家柱者已鳴
呼舟日故矣誰留於變化梁其壞乎已非於疇昔聖賢皆死天

道何謂粵威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四十四長子
雲塵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
東州刺史上輕車都尉新昌縣開國子公士善寶炳靈滇水降
神禺山端巖有望簡貴不雜音儀朗乎秋月詞令潤乎春雲如
蘭之精猶金之利能慈能惠不忌不刻誠立無易於暗昏言出
必應於遠邇故能保世滋大昭前之光鳴將驚人飛而食肉張
博望收庸於屬國魏獻子受錢於和戎功煥亮采職庀中外雖
則符守方鎮恆以宿衛京都至於朝廷班爵之儀彝倫上下之
敘樂懸禮物之數軍麾國憲之容莫不悉懷冒襟流入骨髓乃

感念追遠永言孝思汗隆適從無所失道時時兼有執而能修
張於神明之器附於絞衾之物崇其封塋設此銘表鬱鬱潤澤
白虎之候可占洪洪博平雄龍之象終吉故其土性純質有如
上代安錯儀軌弗踐終經聞斯行諸宜我告始則知禮敬合荒
自周公而乃來古不高墳傳孔子而其立固非率而作者聊便
於事業迹而用者遂成於典謨夫身已沒而名不盡世彌久而
功彌劭凡百彥哲托乎鐫紀一稱至行二美俱存愛之斯錄之
矣敬之斯盡其道焉銘曰先王疆理其義賓睦小國附庸罔弗
祇服聖人在位羣生蒙福實乃駿賢爲之司牧翼翼天子守終

純固振鱗洪波驤首天路開置郡道招攜款慕平此兇驕埽茲
氛霧高烈時暢懋賞維嘉敦愛種落輔助邦家嘗聞仁善享壽
宜遐奈何不續黃鳥嗟嗟先以遠日安其宅兆墓門將閉陰堂
不曉暮漠隴烟哀棲山鳥行人墮淚空見銘表

雲南諸蠻之服於唐羈縻焉爾延至武曌淫刑以逞四方振
蕩邊境動搖王公父子以滇人奮志功名列爵五等鴻功大
業史皆淹沒不傳閭邱均文無足數人非可錄第王仁求之
名得此而不朽墓銘之所繫顧不重哉丁卯六月師範手記

明劉球諫伐麓川疏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
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獯豸則
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於
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
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率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
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誅舍無係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
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
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
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恐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

海東
動衆分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
刺終爲邊患雖其未卽擾動正宜以時防禦廼欲移甘肅守將
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邊如周漢之
於獫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惟選智謀將帥輔以才
識大臣星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
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飭邊臣巡視濬築
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詹英陳言征麓川狀略

嘗謂邊彝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
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己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
矣曩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嘗殄滅子思機又敢抗違朝命
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
貪利行李二三百損用夫五六百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紵
絲絹疋密散富豪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
隊好馬雙捧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弁潛將賄賂先
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鬪刑以進爲名盡留自
用醜行遍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
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爲士卒且如運糧一

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馱糧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虞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賊用木石擂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貽

邊彝笑計窮事拙只得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奈何抑又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竊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由先代勳曾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人者同流合汙旣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

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
昌犯天顏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
廉幹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則滇南幸
甚

師範曰英貴州普安人官河西縣教諭狀既上命往軍前効
力英懼驥等中以罪遂匿不出行李二三百頃只王驥一
人耳其他不與也乾隆間大軍征緬動兵二萬分三起所
用夫先期十日十數日拘留僧寺道院及文武廟餓死病
死纍纍相枕籍而黠者復以賄免惟老弱顛愚俾之就役倘

下站缺夫竟驅之過站屍骸無歸哀號載道予猶親見之有
明三下麓川前後將十年每次用兵十五萬其騷擾之狀
已十倍今日矣邇惟大吏巡邊用夫尚逾千蓋其不肖家
丁及隨行末弁包攬客貨折價肥囊大吏已過三四日損擔
方止而爲大吏者實不知也四十年來獨諾中丞穆親李中
丞湖用夫不過二百名書節使麟坐窩蓬小行轎用夫不過
一百五六十名滇舊有堡夫之設以應督學使兵巡道後漸
應及郡守矣且及州縣矣武職幕友長隨之過往者皆可借
夫堡不足而派之鄉童童者亦甘心服勞已未冬初中丞彭

海峽
五三
齡 奏定督撫司道夫馬章程民困始甦而其最苦者莫如
緯大轎每乘用緯廿四或十六少亦十二危峯峻塹飛奔直
上汗如雨喘如雷龔太守敬身本太守著張太守玉樹史太
守致光獨不用緯嗚呼誰非赤子而忍虐使之哉因錄詹英
狀而及之滇之司土者幸毋忽此可也

何孟春復永昌府治疏

臣聞消變於未萌者策之上消變於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
救斯無策矣竊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
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

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夷地漢之永昌郡自元以上皆爲
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於銀生崖甸其地在白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
夷歿後金鑲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
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
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
年春附近諸夷忿王真立衛鎮守不恤衆乃共推已退土官知
府高某引麓川思任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
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

十七年閏十月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
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
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俸爲
名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
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
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卻將永昌府
之民并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二編立東西
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
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寺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

不可革遂概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
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
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
用足後來承乏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
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
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
前來由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
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頭見
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戶無日不

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椎髓剝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強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宏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滅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會晝閉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被攻矣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卽今

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於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竝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旣知二司之虛弊又悉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寶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夷生凌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蓋附近夷民爲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隳大變固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

海繫
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
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門勘
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通
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身誰肯爲國一承行勘轉加唬嚇聲言
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
督令科派備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
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皇上
人承大統聖譽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惑羣議斷

自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將金齒
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
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勅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
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
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轄歷
州縣長官司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
里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
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
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

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卽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爲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委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

理旣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署掌現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煙火料絲燈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卻又徧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

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塵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泯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聖明在上庶政維

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爲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比各夷之宣慰更強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

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窺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句
僉一府之阜隸門庫糧少不句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
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句二府之阜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
句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乎若
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
曲靖俱有府有衛卽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
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
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
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考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

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
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
方幸甚生民幸甚

鄧漢請巡撫兼制東川疏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交岡皆悍夷也東北接壤
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爲
藩籬而交岡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
之東川逼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
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

滇繫
弟殘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在蜀
旣以所轄遼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
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
可勝誅賊旣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罪不
在逆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
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
訴以近日龍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軍民四
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
屯在焉問之亦以防守川賊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者

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閒旋
據尋武等郡申報各悍夷擾害情形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
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
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
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
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甸矣
卽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乃尋武兩郡新遭兵
火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殘
喘孽畜幾何盡爲賊有場圃一空饕殮無望譬則疋羸病夫復

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
至武方六七百里閒後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闡入勢不能徧
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翦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
既露烏舉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矣且奈之何將
羸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箐深密重關峻嶺彼逸
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如洗萬萬不能爲無米
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大創之舉乎比聞蜀中連歲兵凶自
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
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

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勲而不能盡塞其歧
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滇撫兼制
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
省始謀宜慎故未卽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旣難於啓口
臣若復噤塞匪惟負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
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新勅初宣夷
人喪膽體統旣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
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
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

滇繫
三
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烏語
侏儻梗我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
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撫臣公忠謀國
豈分封畛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卽吾人而何嫌猜之有焉此
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靜十羊九牧慮生事端
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
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猝
難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甯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
者又以各直省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紛不知

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其驕縱不道又各土夷所未有者
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
北卒蒙廷臣覆允兼聽舉劾况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
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
瀆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
力又豈求益鄰境自取多事彈丸土司卽令取一與一在蜀無
所靳在滇亦無所利况所請止節制乎撫臣近日條議請增安
普道勅葢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邊夷素不知司道
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而事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

壓者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矣

毛堪議卹錄名臣疏

竊惟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明主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立名則社稷賴之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在社稷封疆而死未霑殊卹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參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宏治乙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廷杖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魂沈青瑣斯亦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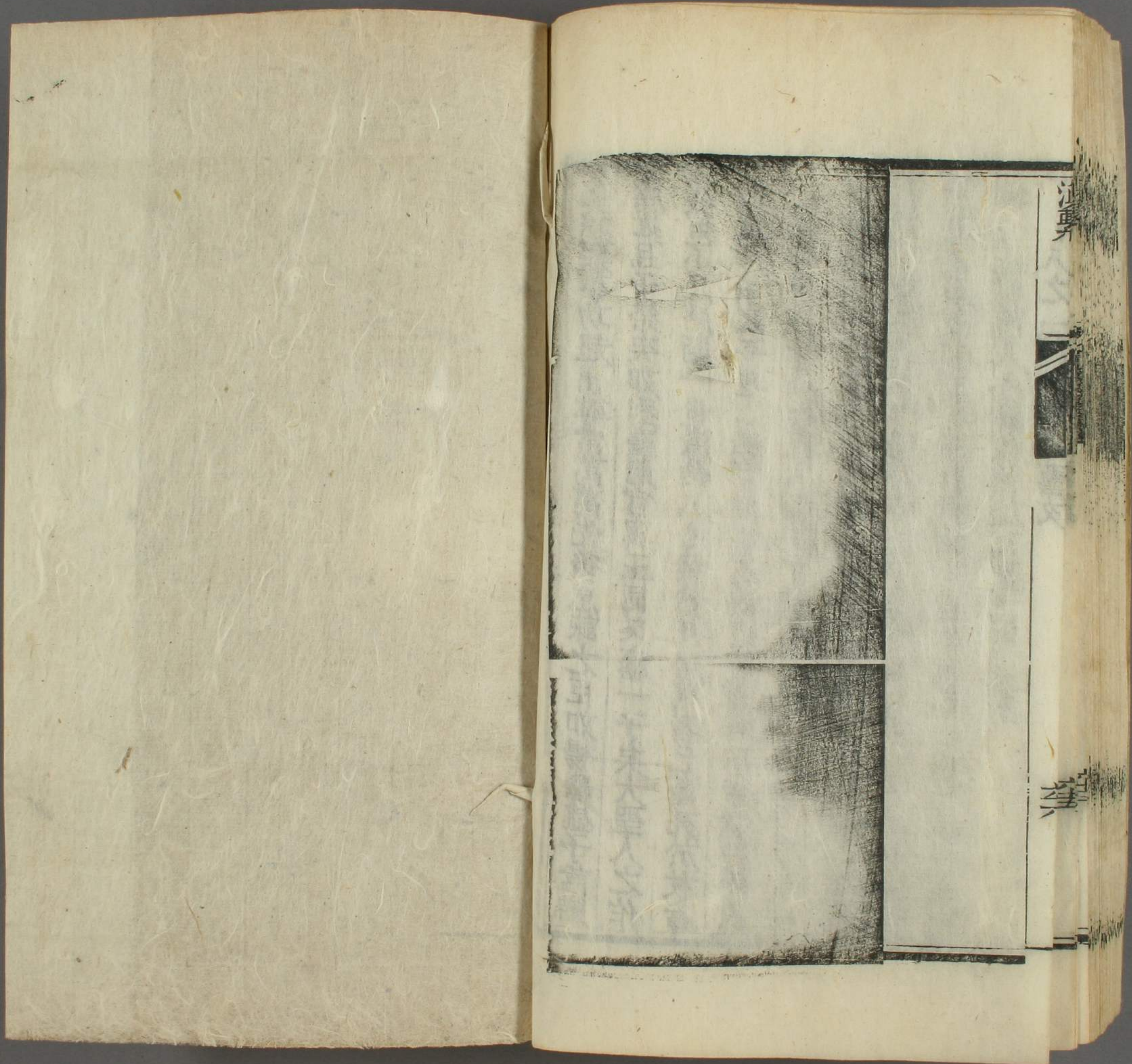
矣彼所爭者朝廷之典禮所補者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旣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又與乾坤並立在先帝褒嘉遺直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謂未酬其烈蓋本官天鍾正氣穹舍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務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言閉夜臺十九年惟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亟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巡參政於時適有順甯猛廷瑞與大侯奉赦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爲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參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

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首持千金請命本官謂不受
金酋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爲聽撫之質而金騰
路乖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構本官被論逮繫竟死於獄夫
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狡酋不信撫臣之屢
檄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宣布威惠又安封圉爲何如哉而
貪功之徒乘閒而下石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
且爲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爲鑿憐彼接踵而逮同夕而殞者
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者尤人心之不死蓋本
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推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

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
則青衿徼福徒失貴臣之心致干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貞而被
誣所謂大寃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該禮部公議諡典考訂別白
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
覈也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
之直道至嚴也若玉之杖而死先著逮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
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
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於俎豆公論
定於葢棺耳目之真情實之孚孰加焉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

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實以風示來茲裨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滇之孤僻而有如玉之以身殉國以仕於滇之間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真貞元之間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爲追悼而況於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饘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煢煢遺孀無以糊其口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庶臣所可爲者罔敢弗旣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聖明留意孰能此久鬱之公論乎皇上崇尚風

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楊繼盛予諡贈廕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與玉同又廕一子矣大聖人之作爲甯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於戍者已蔭死於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尚世衣錦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慨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請伏望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仁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諡補廕以表直臣李先著卽未敢遽議諡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臣庶大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聖治有光矣



江

集

